



责编 张祚臣 李 魏 美编 张升远 审读 慕胜保 排版 韩 婷

四序迁流，洞察时光 解读文化，品味墨香

【琴岛】

邮箱:qdrbzzc@163.com

◆ 车克全

参悟油菜花

江南的三月，诗意的季节。晨雨还在下着，大巴车匀速地行进在去婺源的路上。抹去车窗的雾气，透过雨丝沿路游览，远山蜿蜒起伏，田野广袤斑斓，拼接而成的版图，宛如巨幅长卷在眼前快速推展：濛濛中，间或稻禾泛绿、麦苗青青；间或池塘涟漪、垂柳依依；灰顶农舍，马头墙仁立，释放一派徽风赣韵。氤氲之间，最为抢眼的也是最为牵动人心的还是那些金黄而茂盛的油菜花。

那些油菜花啊，烟雨遮不住，它们一片又一片的，不必说有的根植在大田里、有的倒映在池塘里、有的簇拥在徽舍农庄；不必说有的成长于坡地梯田上、有的花插于麦苗稻禾间、有的旁落于田头地尾的边陲处，就说它们不分坡地田间肥瘦、不择领地分寸方圆，纵是放在哪里，就在哪里绽放，就足以博人眼球，触动人们心底的柔软。那流光似的黄，黄得温柔大方，与那片青啊、绿啊，那片白墙与黛瓦、那片烟柳与雨幕，还有那片温暖的红色土地浑然融和，结伴描绘成天然的大挂毯，一眼望去，蔚为壮观！

车里的人一时不再嘻哈闲聊，被吸引的眼神一直对外。窗外春雨绵绵，却拽不住人们急切的心气。一时间“长枪短炮”叠加手机“咔嚓咔嚓……”，声如雨打车窗接连不断。车奔雨飞又隔着像毛玻璃的车窗，相机镜头再好要拍下理想的照片也难，大家明知如此却乐此不疲，大概除了应景，更多还是不想错过稍纵即逝的光景。其实，好多时候人们触景生情，会萌生摄影家、画家的冲动，激发文学家、歌唱家的感动，渴望像他们那样去表达美，像他们那样去描绘和讴歌大好河山，实无可。拍下一组灰蒙的照片，收留一份感动，让观光、印象、意会一股脑地存守于

脑海，寄情于回味，亦岂不快哉？毕竟，当隐约的美契合朦胧诗意，那含蓄的韵味更有深深的寓意……

到了篁岭古村，雨小了，游客多了。地处半山腰的村落，历经风雨淘洗，依然像穿越时间隧道的老者，衣帽行头仿若如昨，身躯佝偻却真诚，一再迎送着来往如云的陌生客，其周身疲惫的样子显而易见。只是人们慕名而来，还有谁会上心地问一声：老人家您怎能承受住这生命之轻？铺满青石的天街人头攒动，雨路上人流接踵而行，雨衣雨伞杂色混搭，却绝配一派人声嘈杂和商品化的叫卖声。一位身着奶油色风衣的年轻女子，驻足商铺前与女老板玩味似的讨价还价后，买下一把称心的油纸伞，又买了一顶用油菜花编制的头环。她头戴鲜亮的花环，手撑油纸伞，身轻如燕步入雨巷，夹道的宅居石旧白墙，通透成笔直的视廊，折射的背影与烟雨相融，挽起一缕细柳古风，行至巷深之处，女子嫣然回眸，惊鸿一瞥，霎时亮眼了身后的游人。我在想，如是放大眼前这一幕，那岂不是青春魅力绽放在来路知雨、前行如花的际遇里吗？

雨滴如帘，沿檐翘流落，引动游人穿堂绕屋。户外墙上悬挂的谷物农具，搭建的“晒秋”竹架随处可见，架子上放置的筐箩里依然“晾晒”着红辣椒、黄大豆、玉米粒等农作物。忽略季节的变换与天气的阴晴，用营造场景有意招徕客人是情有可原的。当领略至此留下身影，分享一下农耕乡俗和民生纯朴的风情，那就别有一番乡愁的味道。

面对山下的木格窗前还是最聚人气的地方，人们争先恐后，最大限度地探出身子伸长手臂，端着相机或手机快速拍下春雨秀江南的

美景。终于挨到人少的空隙，我倚窗而立，俯瞰窗外，放眼沐雨的山色，聚焦山坡梯田里的油菜花，它们依势盘亘满染，叠落有致、次第秀美，犹如一匹匹橙黄的绸缎缥缈山谷，又像一排排滚动的浪涌跳入眼帘，巡睃花海，恍然如梦，曼妙间大有腾云驾雾欲罢不能，不知身处天上人间之感。人们喜欢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而油菜花呢？它们仰望天空，不事声张，安之若素，只为春天，只为大地——坚守着，殷殷奉献那份增色添香的赤诚与绽放。

走下山来，雨停了，太阳从薄雾中走来。雨后的油菜花，像少女幽梦初醒的脸庞，稚嫩地散发着油光，脸颊上犹挂的雨泪，不时滚滑而下，大地一时间屏住呼吸，悄然地接纳着律动的滴落，于是春之声随之清脆起来……走近她，有靠近内心的感觉，几次想去触手爱抚，却又不忍心，生怕指纹划破她清秀的面目，转念间，我想还是让她沉湎于梦醒时分的回味吧，因为那一定是一场喜极而泣的梦境。眼前有位女士，她斜挎着香袋，只见她轻轻拉过来一株油菜花，躬身低头，闭上眼睛像吸氧一般嗅闻着，神怡心静地沉浸在花香里，黄色的香袋与油菜花的黄，在一缕流浮的薄云下相互映衬，渐冉释放着悠悠的禅意……忽然，几声“哇——哇塞”地惊呼，打破了眼前的静朗，一群游客蜂拥而至，她们欣喜如潮，匆匆跑进花丛，有的刻意撑起花伞，有的一遍遍更换着各色的披肩纱巾，恣意“表演”怡美的姿首，引逗得拍摄者跑前跑后忙迭不休。几番下来，花瓣抖落，幻化出一地金光，自然迎合了人们的喜爱、痴情和欢乐。

我在观望，寻思着人与大自然相处的境遇，发觉每一株油菜花，都是茎直叶绿花黄

美若仙子，但她们从不一枝独秀，总是整齐划一，成片成片地包围着，簇拥着，与青山共辉映，与天水同雨露，与阳光齐绽放。如果说，雨是上天洒落大地的诗，那么，雨珠留恋油菜花就是最好的理由。那些晶莹剔透的雨珠在花瓣上滚动着，惹得花蕊倾情发挥无与伦比的鲜亮，一如繁星眨眼，让悬于心湖上的光闪目不暇接，数也数不清，意想借助花蝶来清点，可是那些寻常纷飞的花蝶啊，此时踪影不见，去向不明，难不成他们经不得风吹雨打，抑或羞于同油菜花相媲美？蜜蜂还是有的，他们背负着被雨水打湿变得沉重的羽翼，锲而不舍地爬行于花蕊之中，吮吮着如怡甘美的雨露，采集酿造成辛勤与执着的精蜜。喜于有幸目睹雨过日出的刚好遇见，苦于有幸遇见却不能准确描述雨后油菜花的色泽，揉揉眼仔细看，视觉容不得我去比喻：说花黄而透绿，说枝绿却澄碧，说叶碧又油亮……这一切色彩大于想象，让我联想起荷兰画家凡·高先生创作的《向日葵》，这位被誉为“后印象派”而著称于世的画家，用纯净的铬黄融入自然的色彩，宣泄着画家对生命的体验与久久的悸动，记录下他一生炽热又痴狂的时光。思绪在发散，如果凡·高可以穿越时空，来到当下雨后油菜花的面前，那么，想象中他会调出怎样的色调，又为我们描摹怎样的精神世界呢？

春风拂过，油菜花微微点头，我忽然发现，点动成片的晶光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流淌，她明亮而不晃眼，鲜艳而不妖冶，就像雨后的彩虹，把一抹高光调和在暖调里，把放飞的神色散发在柔美中，这绝不是想象，这是世上呈现的最高级的色泽，是人间象征生命大美的最为富贵的光彩！



◆ 闫殿才

莱西组诗

产芝

沽河蜿蜒，乳汁一样
哺育着莱西大地

冬日里，芦花起，白鹭起，白云起
沽河将莱西湖，珍珠一样串联起来
月亮，打磨的珍珠一样，坠入湖心

水是一粒流淌的乡土
有了它，便有了这片，清澈和明亮
有书生掌烛，有月光清凉，有书声琅琅
有那么多的人间烟火
在湖畔，日日生香

挂一串七巧果，殿试的路
便是这条，归乡的路
骑一匹高头马，归乡的途
也是那条，朝圣的途

从此一盏孤灯，永远闪耀大沽河畔
从此这缕书香，永远萦绕产芝西岸

白马西去，书音绕梁
檐下的七巧果，还在日日召唤
思乡的儿郎

胶东民俗博物馆

胶东民俗博物馆，一架老牌留声机
老妇一样，居于一隅
便有人来访，霎时精神抖擞地
倾诉着，曾经的光阴和故事
音频里，博物馆所有的陈列和物件
立刻鲜活灵动起来

针头、线脑、小筐箩
绣鞋、窗花、梳妆盒
烛台、青灯、老花镜
织机、纺车、蒲草窝

冥冥中
一个女子，施女红，着婚妆，育子持家的
身影，清晰起来
一群女子，施女红，着婚妆，育子持家的
身影，清晰起来
一馆女子，施女红，着婚妆，育子持家的
身影，清晰起来

牛犊动起来，
碾砣动起来，
扁担动起来，
水车动起来，
一个男人，一群男人，一馆男人
动起来

博物馆，动起来

仿佛在赶一场
三生三世的大集

一杆公平秤，明明白白地，悬于馆口
平衡着，这七彩人间

莱西木偶

一把杖头，唤醒一个人
一个人，由西汉，穿越到大沽河畔

在莱西木偶馆，一群从西汉来的人
翩翩起舞。举，捻，移
翻转，跳跃，眉目传情，长袖善舞
他们向每一个人，演绎着
从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唐宋元明清
一路走来的悲喜历程

他们讲《高老庄》《西游记》《捉放曹》
讲《嫦娥舒袖》《燕子报恩》《花好月圆》
他们跨四海，游列国
足迹遍布地球上，每一个角落
他们是信使，将爱与真谛
向全世界撒播

他们倾情演绎的人间
正发生着沧桑巨变
他们喜欢这个盛世
他们扎根这片大地
他们着古装，舒长袖，讲方言
他们也叫，莱西“人”

漫谈“辞壶”

最早听到“辞壶”一词，是在一次聚会上。

当时，年轻人居多，有一位老先生也在场。时下，人们喝酒已不像喝酒，倒像喝水。那天酒喝得相当热烈，话题和名目层出不穷，年轻人都想一醉方休。人要沾点酒，面子就很重要。酒过三巡后，酒量小的有点招架不住，碍着面子又不得不喝。老先生没看出醉意，但三杯过后，他把杯一推发话了：“我辞壶，各位尽兴。”

“辞壶”？什么意思？第一次听到这么新鲜的名词，忙向老先生请教。老先生说，过去宴会不像现在胡劝海喝，很文明。有些酒量小的参加宴会，不喝不成礼仪，喝多了又受不了。所以，当喝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辞壶。只要客人说了辞壶，主人就很知趣，决不再劝酒。

听到这里，觉得很受启发。我的酒量一般，马上对朋友们大喊道：“我辞壶了！”这时，一位大个子朋友接过话头：“什么？你呷壶？你呷尿管去吧你！咋像个娘们儿样。喝！别等我给你灌上。”壶是辞不了啦，喝吧。很快，我就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那天，不光我喝醉了，除老先生外全喝醉了，没一个辞壶的。一大桌菜吃了没几口，全浪费了。

酒醒后，翻肠倒肚，一阵狂吐。看看自己吐出来的东西，想想昨天剩那一桌子菜，我对浪费起了反感。我骂自己意志不坚强，捂着肚子又

想起了“辞壶”这个词。这是哪个年代什么人创造的词呢？现在人喝酒为什么没人知道“辞壶”呢？我突然被激发起考究癖，找出《辞海》和《辞源》翻了个遍，根本找不到。最后，想起上网查，总算找到了出处，想不到这个词还真是为娘们儿准备的。

汉朝时，有个女文学家叫班昭。为了教育班家的女儿，她编写了一部著名的《女论语》，也叫《女戒》，用来规劝女孩子们守妇道、明礼仪。其中，第三篇学礼中写道：“主人相留，相筵待遇。酒略沾唇，食无义箸。退盏辞壶，对承推拒。莫学他人，呼汤呷醋。”从这些文字中能够看出，女子在当时是可以参加宴会的。但是，女人在宴会上要中规中矩，少喝酒，多吃菜。辞壶要点到为止，及时“退盏辞壶”，切勿学他人酩酊大醉，“呼汤呷醋”，做出有伤风化的事体。由于《女论语》语言流畅，富含哲理，说教有方，在当时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人们争相抄阅，用作家训，流传甚广。其做人的道理也影响到了男人，“辞壶”就是一例，文明喝酒，文明劝酒。现在，山东中部一带的宴会上仍然有人使用这个词。

“辞壶”确实是一种很值得提倡的饮酒方式。几千年来，中国特色的酒文化造就了无数酒仙、酒圣和酒鬼。赞美酒的文章诗歌数不胜

数，它被无数文人雅士吹捧过。“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多么诱人的意境！“李白斗酒诗百篇，张旭微醺草圣传。杜康酿酒刘伶醉，山中佳酿醉陶潜。”酒的吸引力这么大，能不喝吗？还有一句名言，叫无酒不成席。开个业、签个约，结个婚，都要摆上酒来作陪。酒在各种宴会上能起到联络感情、烘托气氛的重要作用，能让人把不敢说的话说出来，把不敢做的事做下去，能把干戈化为玉帛。没有酒，生活会黯然失色。酒是好东西，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酒应该喝，但要有度，物极必反。纵观历史，李白的诗再漂亮，他终为酒所害；张飞再能打仗，酒后死在自己人手上。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中，难免不掉进陷阱里。批评酒的言辞也有，“酒是穿肠毒药”，“酒是色媒人”。这些话对人的规劝非常中肯和现实。

“辞壶”是一种礼仪，接受“辞壶”是一种美德。当你强人所难，或者端着杯子给人灌的时候，一定想想不胜酒力的感受，想想酒祸的后果，想想浪费的可耻。金灿灿的粮食变成了酒精，不耐饥，不解渴，只能麻痹你的神经，加快你的心跳，烧坏了你的肝脏，有意义么？当你被逼无奈或把持不住非喝不可时，能不能说一句“辞壶”呢？

我看见落花又回到树上

“我看见落花又回到树上”，是从荒木田守武一首俳句摘来的。品味这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前，且看花的凋谢。王国维有脍炙人口的诗句：“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自然律。普遍而言，不止生命的结局，即使过程中的分离，均可作如是观。

花从孕育到绽开到将美伸展至尽头 的怒放，下一步是结果也好，没果可结也好，和花再也不相关。有相当部分的花没活够，一阵狂风暴雨就被摧折。一如英年早逝的人。不管出于哪种缘由，花总有完结的一天。与花蒂粘连的枝丫，在“了断”那瞬间，也许无声，也许发微响。花徐徐降落，如有枝叶挽留，会稍停。早天的被风拂去远方。零落成泥是定命。高级一点的，进了林黛玉的花冢。

和花辞枝一样，人间万物哪个绕得开别离？机场、月台、码头，长亭、短亭，为各种各样的别而设。祝英台不敢违父命，离开学堂回家。梁山伯送她十八里，极尽迂回和缠绵。至为动人的别，是病榻前，因染病而弥留的母亲，从被窝伸出的那一只枯瘦的手，被坐在旁边的女儿的手握住，天长地久，直到老人家的灵魂渐行渐远。至为

惨烈的别，是一位越南难民亲口告诉我的：1979 年，他和妻女以全部家当换成 28 两黄金，贿赂官员，得以登上严重超载的木船。木船在太平洋中颠簸多日，靠近马来西亚领海。马来西亚的军舰驶近，木船请求救援。军舰抛出钢缆，系住木船，声称要把饥寒交迫的难民送到“安全的地方”。不料，难民们很快发现，军舰正把他们的船往公海方向拖，为的是抛掉包袱。船老大一声令下，水手挥利斧砍断钢缆绳，再次独自漂流。在马来西亚一荒岛靠岸，提防官方又要花招，合力把船凿破，弄沉，自断后路，终于等来救星。

有别于顺势的凋落。落花回枝乃逆向而行。知不可为而为，费力不讨好是必然的。托庇于科学的进步，今天的“朱颜”比祖宗明达，哪怕到了七老八十，也不会撒掉妆镜，对着它，进行一连串天地拉鬼神的操作，遮掩老态、美化容颜，好将年龄冻住或往回拽。然而，不要讥笑她们，谁的心底里不抱着“回到枝头”的妄想？那枝头乃最迷人的象征，凝聚一生芳华，从天真烂漫的孩提，雄姿英发的青春到建功立业的沉稳中年。它就是你的出发处，你的成长地，你的家山，你的乡愁。游子的梦境，最频繁地出现的，哪一幕可恋的往

事，哪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哪一幕恩重如山的亲情，哪一种心心相印的友谊，不指向只属于你的树？

好了，且回到荒木田守武的俳句，落花回到树上，他亲眼看见了，可见不是瞎编。那是什么呢？是蝴蝶！唯蝴蝶，才能当鲜花替身，凭着花纹美丽、繁复的羽翼乱真。唯蝴蝶，才能把花落的姿态倒放，翩翩然回到树上。看吧，它们栖息在花朵断舍离的切口，让枝条重温和花相依为命的季节。它们微微开合，模拟鲜花迎风招展的鲜妍。于是，你彻底信服，蝶是花之魂魄，蝶栖息于树，使花获得第二次生命，比第一次更华丽，更灵动。

梁祝所化的双飞蝶，栖息在名叫“爱”的参天大树上。著名女诗人郑玲，晚年脑筋混乱，处于谵妄状态，连照顾她多年的丈夫也认不出，却依然写出清丽幽深的诗，是我所见过的唯一靠本能写诗的诗人。她在广州住了二十多年后，病危时，被驰驱千里的救护车，送回她度过最艰难的岁月，也留下最温暖记忆的第二故乡——湖南株洲。到达那一刻，她在担架上从昏迷中苏醒，说：“回来了！”这是她最后的遗言。就此，诗蝴蝶回到她自己的树上。